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下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十三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下

朱子儀禮釋宮

附論



案儀禮之學當以宮室為先宮室既定然後人有  
所麗器有所措升降往來之節可得而通也堂階

房室之制古與今殊學者唯求之遺經而經文隨  
事散見各以意測欲求其是而得其全則難鄭氏  
生於漢末差為近古然已不能無差孔賈強傅注

義未有訂正朱子儀禮釋宮一篇薈萃前人諸說  
先提其綱次疏其義臚列言之頗有端緒然疑者  
未盡決而舊說之繆者亦未及悉正也茲取朱子  
原文逐條攷論冀以講其是而去其非焉如左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  
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官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  
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

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為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鄉  
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行案士冠禮賓立于外  
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  
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  
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大  
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  
隔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大祖廟大祖廟以西  
隔牆有三閤門東行至大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

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攷大夫士之門唯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鄉射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案宮南鄉大門北直寢而廟在寢東此士大夫與諸侯天子之所同也士大夫二門則入大門曲而東即廟已諸侯三門庫雉路廟在庫門之內天子五門皋

庫雉應路廟亦在庫門之內但天子之庫門則為第二門耳其諸侯廟制賈氏以為東西平列與朱子所云大祖之廟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者異似當以朱子之說為定朱子於此引賈氏之言亦未暇論及也 又案康成謂諸侯三門皋應路蓋列國名號或有不同有此則缺彼故容有曰皋曰應者然以春秋經傳及檀弓諸文參攷之則當以庫雉為正又陳氏祥道據桓二年穀梁傳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

祭門諸母不出闕門闕門即雉門也如此則諸侯廟在雉門內諸侯廟在雉門內則天子可知又或言禮運仲尼與于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夫蜡賓則在廟也兩觀則雉門也既蜡而出遊於觀則廟在雉門內矣其說亦皆有理存之以備考此云廟在庫門之內者據周官小宗伯及禮記郊特牲鄭注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楹

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注曰是制五架之



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廡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楹楹前接檐為廡今見於經者唯棟與楹而已棟一名阿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楹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聘禮賓升亦當楹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案五架者舉其標數之也若以其地則四架而已自檐至楹為一架自楹至棟為一架自棟至後楹為一

架自後楹至北墉為一架此則以兩檁之間數之蓋南北分為四段以為行禮之節焉此通乎上下者也其實屋深架寬檁數必不止於此無論天子諸侯制度宏濶即以士屋計之空中一架昏禮婦饋與設舅姑之席而於北墉下設婦席焉特牲禮與設尸席而於北墉下設祝席焉喪禮則尸牀含牀之東北有置襚衣之牀焉度周尺非二丈許不足以容也瓦屋峻四分之一則一椽之長當二丈五尺有奇恐中撓而

不足以勝瓦已。是則殿與楹楹與棟之間必益之以  
檁而皆為小梁以承之。然後椽稍短檁稍密而不虞  
其折厭也。今士庶家聽事前楹與後楹相距為四架  
而古人只以兩架目之。是可證已。至大夫以上至天  
子諸侯殿屋之制。其進愈深則為檁愈密。蓋以數架  
合作一架。但多一檁則增一重梁爾。然則古人總謂  
之五架之屋者。則何也。凡屋之制中虛而旁實。中虛  
則唯有兩楹焉。以便於行禮。若東西兩序與東西兩

祭則皆壁也其壁之間上承棟楹與殿之處皆有柱  
焉意壁間之柱則以五為率檁有增而柱無增故雖  
天子諸侯之屋亦祇稱五架與兩架之間雖多檁而  
皆可以小梁承之使行禮者視柱以為節則尤便也  
天子諸侯之寢廟上或以版為承塵則棟楹皆不可  
得而見可見者唯兩旁之柱而已 又案阿未必是  
棟士昏禮主人拜于阼階上賓升西面不應遽至棟  
下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入堂深尊賓

事賈氏曰前楹與棟之間為南北堂之中夫以楹棟之間為入堂深則昏賓之致命未必更深於此也攷工記匠人職曰四阿重屋注曰四阿四注屋則阿宜近於檐雷矣豈阿即廡之別名抑指廡與楹之間與春秋傳成二年榑有四阿亦可見非當脊之棟也

後楹以北為室與房

後楹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少牢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

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楹下為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鄉射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云無室曰榭即序也

案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蓋中室而左右房也其間

各以墉隔之東房之東西房之西則東西夾室也其間亦谷以墉隔之夫以兩架之間為室固迫狹矣然以士昏士喪特牲諸禮攷之則其南北相距亦不甚淺若太淺則不能以容而稍深則又非一椽之所能勝也然則後楹與北墉之間必更有標焉又可見矣室中迫狹房中可知中一間宜稍廣於旁之兩間未有室窄而房反寬者也 又案序無室康成云爾未見其必然也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有房則必有室

若并無房則籩豆無所置之且如其說則後楹之下便為北墉比尋常五架之屋又少一架恐無此規制也教氏繼公曰鄉庠州序大小深淺有差堂之庭深於序故進退其物以合侯道之數其序亦有室亦有夾與庠不異其言近是詳見本篇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記筵



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  
言東對西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案  
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  
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記薦出自左房少牢主  
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案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特牲禮豆籩鉶在東房記  
賓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如此者非一言左對右言東  
對西何於天子諸侯則云爾於大夫士則不云爾乎

經文同而疏解異是引入入岐路也至聘禮使卿還  
王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經明言右房可以無疑矣  
賈氏則曰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夫前  
此歸饗時經固曰及廟門賓揖入矣後此公館賓賓  
辟注曰君在廟門敬也至賓將去而釋皮帛於堂楹  
之間亦以館于廟而禮其神也何獨於還玉而忽不  
在廟乎經無易館之文賈氏何以知之祇以右房二字  
有礙於其東房西室之說故多此周折耳朱子云當

攷亦疑東房西室之不然後之人所當繼朱子之志而詳核之者也胡為棄經而任疏乎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案邢氏之意蓋謂日光從室戶入則惟西北隅受之而西南隅不及焉故云深隱也

東南隅謂之窻東北隅謂之宦

窻一叫反又音杏宦音頤

郭氏曰安亦隱閣

案士喪記朔月童子埽室聚諸安以其為戶之所掩故隱閣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

案奧與屋漏兩隅相當戶在室壁之東偏而日光漏

入則屋漏與戶相距不遠而四隅左右適均亦可見矣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窗也月令疏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雷之是以後人名室為中雷開牖者象中雷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案士虞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案戶東牖西其在室中視之蓋左右均也意室之南

壁分為四股中二股為戶牖之間東一股以其半為

戶戶之東為壁啓戶則戶掩於壁其處謂之窻西一

股以其半為牖牖之西為壁啓牖則牖掩於壁其處

謂之奧如此則左右適均而案之士喪之室位特牲

少牢尸祝佐食之行禮亦多合者 又案鄉牖一名

蓋以豳詩塞向墜戶之向解之然詩箋云向北出牖

也且曰塞則亦未必有交窗也鄉與牖自是不同教

氏於士虞禮讀啓牖為句鄉如初為句不從鄭氏解  
戶牖之間謂之依

郭氏曰牖東戶西也覲禮斧辰亦以設之於此而得  
辰名士昏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於此  
故又曰客位

案牖東戶西則壁也依設於壁之南如屏風然行禮  
於堂則此為客位故曰尊處行禮於室則此不為尊  
處也士虞記曰佐食無事則出戶負辰南面以佐食

而南面於此則此不為尊處而士亦有依又可見矣  
教氏繼公曰依自天子至於士皆設之天子則飾以  
斧文耳

戶東曰房戶之間

士冠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戶專  
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  
大夫士房戶之間於堂為東西之中案詩疏曰鄉飲  
酒義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



室戶之間為中也又鄉飲席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  
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為正  
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案釋宮兩階間謂之鄉  
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為  
右房而戶牖間設扆處正中矣又案斯干詩築室百  
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  
室戶也疏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  
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比

一房之室戶為西當攷

案房戶之間亦有楹焉以承梁之北端其南則當東楹其地楹西則稍窄以其距室戶近也楹東則稍寬以其距房戶差遠也若設席於此則必在楹東蓋不可當梁下也士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士昏記母南面于房外皆指此處若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特牲禮尊于戶東少牢禮司宮尊兩甔于房戶之間則在楹之西偏近室房之東與又案鄉飲酒義所云

坐賓于西北與夫賓主夾尊者中室而東西有房論  
賓主之大分賓未嘗不在西北未嘗不與主夾尊也  
且西房之外三賓之席在焉亦是西北之賓坐可不  
謂夾尊乎殆未可執此以為大夫士無西房之證也  
有西房則房戶之間不為東西之中矣 又案斯干  
詩朱子詩傳之解與此異當以傳為正傳曰西南其  
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  
戶猶言南東其畝也此云當攷可見箋疏原非定解

若此語於正寢與廟言之則西戶既不可通而於百  
室亦不相貫矣寢在戶牖之間當室正中則戶在其  
東無可疑者孔氏乃云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為  
西殊不可曉戶在正中則寢當於何所設之而牖又  
設於何處邪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  
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

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房南壁亦當近  
東士昏記注北堂在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  
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  
也房中之東其南為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  
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案士冠禮庶子冠于房外房外即房戶之間是也但  
設席則近房設尊則近戶耳士昏記婦洗在北堂直  
室東隅注云洗南北直室東隅東隅謂室東北隅也

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東直房戶西直室東隅於二者之間設洗不謂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設洗處蓋於廡下而當房之西半之中間以房之廣計之偏西四分之一爾若房戶則當房南壁之中朱子於經傳通解士冠禮下注云房戶宜當南壁東西之中是也可見此云近東者非定論矣至房中之東即夾也乃云房中之東其南為夾則沿公食禮賈疏之誤也辨在後 又案房戶外之東曰房東有司徹司宮以爵

授婦贊者于房東注云房戶外之東士昏禮尊于房  
戶之東士喪禮君視大斂祝負墉南面皆謂房外之  
東也則房戶當南壁東西之中而不偏東彌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  
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  
名案特牲記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  
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宗婦在內賓之

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  
以北為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  
于房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工人士與梓人升  
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案北階即側階顧命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以其在  
北曰北階以其無偶曰側階以其在東房故奔喪又  
謂之東階然則西房之北有壁而無階亦可推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唯堂上  
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檐之下案鄉射射自楹  
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  
物畫地為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  
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鈎楹  
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鈎楹內乃北面就物則  
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楹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  
又鄭氏以為物在楹間則楹在楹之下也又案爾雅

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椀椀侏儒柱也梁楹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楹之下又可知矣

案楹在前楹之下今屋皆然無可疑者然不獨前楹也即後楹之下亦有之若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則民間蝸居陋室容有之未可以概士大夫之寢廟也蓋楹者所以承大梁之兩端而楹之兩端即置于梁端之上梁上短柱二以承小梁小梁之上短柱一以承棟凡兩標交接處必有枅焉有枅然後標止而不

動是知凡櫨之端未有無柱者即如前殿之下無壁  
當有六柱焉商頌曰旅楹有閑亦其徵矣且如北堂  
無壁若無柱以承殿則殿何恃以為固乎櫨皆有柱  
豈大梁之北端而顧無柱邪然則後楹下之兩楹特  
以砌於壁間不繫行禮之節故經傳無文耳其實必  
有也室與東西房以此為界天子諸侯之制則然矣  
士大夫廼舍其兩楹而中為之壁夫豈其然 又案  
爾雅楹謂之梁郭注門戶上橫梁此與堂上之楹與

梁名同而實異猶車制輪人之軹輿人之軹非一物也門上楹亦名梁梁與楹為一若堂上則梁縱而楹橫梁與楹為二當別之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簋實陳于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案朱子蓋謂但當東西之中則雖稍南稍北而皆為

兩楹間也 又案士喪禮下篇朝祖正柩于兩楹間  
注云鄉戶牖也則戶牖之間適當兩楹之間康成亦  
云爾矣賈氏以為在兩楹之間而近西曲說也戶牖  
之間適當兩楹之間則中室而東西房明矣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  
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楹以南為堂堂凡四  
架前楹與棟之間為南北堂之中公當楹拜訖更前

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為南北之中明矣又士喪注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阼階上西階上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淝米于堂是也

案稍南稍北而皆為兩楹間則南北之中稍東稍西

而皆為中堂亦可見矣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案序之牆皆在柱間序端當南齊兩楹而端之止處亦柱也自序端至檐柱則無牆自堂以退入于東西廂由此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

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於  
堂也又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  
室相當特牲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  
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  
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為  
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與  
案西夾之北若通為室中是室之廣直底於西榮之  
下也如此則奧與屋漏處於極西既與康成所云室



中迫狹者不相似而戶明所入亦不能迴曲而達於西榮之下且牖當西夾與堂隔一序牆而所謂戶牖間者亦不可以為節蓋不然矣然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亦未必然也公食禮既曰東夾南又曰東夾北明此一間之全乎夾也宰立于東夾北與大夫之立于東夾南者遙相對南者既在庭北者亦當在屋外不應在屋內凡行禮待事之位唯婦人則在房中其餘無不露立者宰與內官之士非婦人也胡為而位

於房中乎。敖氏繼公曰：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一語可以破羣疑矣。夾者以其在兩旁夾中之室，房與堂也。通言之皆謂之堂，析言之則北一架當為夾室，以其前為堂則後為室，又與正室平列而夾房也。夾室亦於楣下為墉，而兩旁有戶牖，與正室同，不則不成為室，且無奧則不可以藏祧主矣。康成云：鬼神尚幽闇。路寢夾室雖不藏主，亦當有戶牖。顧命西夾南鄉之席，其當戶牖之間與。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觀禮記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注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氏曰即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廂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凡無夾室者

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案鄉射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案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案東西堂即東西廂固也細別之則自後楹以南通謂之堂而箱則又在堂之南畔其當前楹以外乎凡

言相者皆指近邊之處也又序端以南無壁由堂之中而旁通乎此亦是邊際故曰兩相相廂箱竝通

爾雅但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不云無夾室也若無夾室則只有正屋三間無旁屋二間求之經記多不合者故朱子疑其或謂廟之寢也大射君之弓矢適東堂謂東堂之下也東堂之下即東夾南也但其地尚過東榮以東不盡於夾南耳鄉射之東序東即此則學宮亦有兩夾室明矣 側階即北堂下之側階

雜記與顧命一也以其在東故奔喪曰東階以其在  
北而北鄉故大射儀曰北階若西房之北則無之以  
其無偶故曰側也婦人升降由此故今俗猶稱母為  
北堂也東西堂之兩旁無所謂東面階西面階者後  
人之臆說於經無文 凡婦人之專禮由正階昏禮  
親迎婦從降自西階入門升自西階婦見舅姑升自  
西階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是也婦人從丈夫相次  
而行者由正階士喪禮下篇遷祖從柩升自西階既

祖婦人降自阼階反哭入廟婦人升降自阼階適殯  
宮升自阼階是其不從丈夫相次而行者則出入  
由闈門升降自側階如特牲少牢之祭士喪之朝夕  
哭皆然夫人奔喪何獨不然未見有所為東面階西  
面階也者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  
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主婦視饌爨于西堂

下記曰饗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大射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案東堂西堂即東夾西夾之南是也鄉射納射器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此在東西堂上近序端而倚之也衆弓倚于堂西則西堂下之西也司射比衆耦于堂西衆賓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據此則直序以外東



西壁以內通謂之堂東堂西矣士虞饎爨在東壁以  
其近壁故以壁為節也燕禮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  
南面大射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少牢司宮概  
豆籩于東堂下則在東堂之南而未離乎堂也特牲  
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者蓋爨近西壁炊者負壁東  
鄉而鑊在其東主婦就而視之不可云西壁故遙繼  
西堂而言西堂下耳其近序則曰序東序西近階則  
曰階東階西鄉射司射倚弓與扑于西階西亦曰東

方西方士喪禮東方之饌東堂下也鄉射拾取矢後者授有司于西方西堂下也 又案主婦視饌當降自北階則西堂下亦可達北堂以其四畔皆縣故周環可通行耳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疏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也

案當從堂隅為坫之說未必別以土為之此與反坫

之坵蓋異

堂之側邊曰堂廉

鄉飲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疏堂廉堂  
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鄉射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  
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案天子諸侯四注屋則堂之四周皆當有廉若大夫  
士兩下之屋則東西榮之下蓋無廉也鄉射所云堂  
西廉者仍是南廉之側畔近檐一節耳蓋東西榮下

之牆至南檐則稍有不盡也

升堂兩階其東曰阼階

士冠注阼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  
兩廉聘禮饗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則西階  
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案  
士冠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  
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  
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

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案鄉射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櫛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案阼階亦曰東階檀弓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是也西階亦曰賓階顧命次路在賓階面是也階之兩旁

為廉西階以東為內西為外東階以西為內東為外  
階之濶疑如車兩輪之度而稍寬其旁以長石甃之  
不為階級上端與堂廉平而下端底於地喪禮棺之  
升降用軸軸之廣大畧如車則階可推矣階近序亦  
不偏序鄉飲賓降立于階西當序聘禮歸饗賓階西  
再拜稽首是階外序內猶畧有餘地也特牲堂下之  
尊一設于阼階東一設于西階西其當階與序之間  
與升階不並行射禮上射先升下射從之中等禮當

然也抑階亦不甚廣若太廣則恐妨於樂縣耳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士昏禮疏  
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案聘禮歸饗餼醢醢夾碑  
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庭中言中庭者南北之  
中也列當醢醢南米在醢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  
碑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  
深堂深謂從堂庶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

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案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隆殺之度從可推矣

案中庭有以東西之中言之者特牲記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鄉射設榻于中庭南當洗士喪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此或上或下而皆為東西之中也有以南北之中言之者士喪薦車直東榮注云於中庭聘禮公捐入立于中庭又曰擯者退中庭又曰宰



夫受幣于中庭至還玉于賓館大夫降中庭此或左  
或右而皆為南北之中也至設碑之處及庭之淺深  
則有未易決者設洗南北以堂深經之明文也若設  
碑亦如堂深則洗何不取節于碑曰南當碑而必曰  
以堂深乎鄉射設福于中庭南當洗亦經之明文也  
不曰當碑而曰當洗則設洗設福之處不當設碑之  
處可見矣福之南司馬所有事若有碑焉則礙也聘  
禮歸饗飪一牢鼎九陪鼎三北上上當碑醢醢百甗

夾碑十以為列是醢醢在碑之兩旁飪鼎腥鼎之內而稍出其北也公食禮不親食而致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聘禮還玉于賓館賓自碑內聽命皆不見碑南北之節祭義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此牲君親射之則碑之距堂蓋不僅如設洗設福之度也教氏繼公以為在庭東西南北之中者理或然與士喪下篇朝祖訖降柩注謂柩車在階間少前參分庭之北經不以碑為節則碑之不設於三分庭一在北

也亦足以徵之矣碑蓋圓而卑有孔檀弓豐碑與桓楹並言知其圓也高則有妨於射事且碑之為言卑知其卑也以繫牲知有孔也 凡經言階間者亦東西之中也以近階故不曰中庭而曰階間特牲執事之俎陳于階間士虞饌黍稷兩敦于階間士喪遂匠納車于階間既祖婦人降即位于階間 又案庭三堂之深大夫士之寢廟或然未可以概諸侯天子之寢廟及學宮也鄉射侯道五十弓弓六尺則三十丈

自侯至門必有數丈餘地矢乃不集於門以三十六丈約計之則堂之深十二丈一架之深四丈矣士大夫之屋制焉得如許深長乎士大夫射禮皆於學宮行之蓋以其寢之庭不足以容射故也則學宮之庭其因射事而特深為之與庭雖深而堂未必取足於三之一也勢不能也諸侯燕射于寢侯道與鄉射同若大射三侯侯道九十弓則庭不止於百弓矣鄭氏以為射於郊學教氏繼公以為亦射於寢諸侯之寢

與學庭則深矣其堂恐亦未可以三分庭之一為率也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霑案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三揖者至內霑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霑將曲者至門內霑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霑而東西行

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雷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案聘禮饗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三揖注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案堂塗謂之陳爾雅釋宮文其北屬階其南屬門內雷固已自北而直南至盡處必有一折東西行乃南行而出門也其入也亦然考工記匠人職堂塗十有二分注云謂階前若今令甃祗也分其督旁之修以

二分爲峻據此則堂塗蓋稍隆起亦或以磚甃之其中庭若三分一之南一之北則又爲之識別以便於行禮者與詩陳風曰中唐有甃爾雅又曰廟中路謂之唐又案士冠禮三揖教氏繼公云主人揖而入門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主人乃與賓三揖三揖者於入門左右之位揖三分庭一在南揖三分庭一在北揖也與注疏三揖之法異初疑其不然既而讀鄉飲之文曰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鄉

射之文曰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  
賓三揖夫東面北上而後三揖則方其至雷而曲固  
不揖也賓少進乃有三揖則初北面時亦不揖也於  
此分三揖之部位則初發足時一揖三分庭而南與  
北各一揖乃勢所必然而設碑之節亦不得不於南  
北之中矣蓋教氏之於經析理精而用心審實有出  
於漢宋諸儒之上者

中門屋為門門之中有闌



士冠禮席於門中闌西闕外注曰闌楹也玉藻疏闌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楹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楹也然則闌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闌東其西曰闌西

案中門屋為門謂東西之中也其南北亦當屋之極與闌在兩門之中央祇有一而已聘禮疏以為有東闌西闌非也

門限謂之闕

釋宮曰扶謂之闕郭氏曰闕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闌之間則謂之中門

案中門謂一門之中以其有闌故不以兩門之中為中而以一門之中為中也 又案中橫於兩棖之間者亦曰楣爾雅楣謂之梁郭注門戶上橫梁是也與楣棟之楣異

闕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昏禮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為門中院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院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院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案東扉左扉據士昏記及士喪禮卜日而言也凡入

門由闌右只在一邊執皮則兩手張開故士昏隨入此與射禮升階不竝行意畧同皆禮當如此非必以門之阨狹也以天子之門二丈一尺降殺之士門應尚寬不至不容二人並入聘禮記凡庭實隨入以諸侯之廟門而庭實亦隨入則不因門之阨狹可見矣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門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

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

案塾有堂有室云夾門之堂以堂包室而言也門一而塾四外塾南鄉內塾北鄉皆無可疑但堂與室之區分未知如何或云棟之下為壁隔斷內外各以其一為塾近壁一半為室近檐一半為堂而皆無戶牖如房與北堂之制然月令疏謂祀竈祀門祀行皆在

廟門外先設席于廟門之奧又諸侯釁廟禮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邾室割雞于室中注曰邾室門夾之室也有奧有夾室則似非無戶牖者 又案士喪卜曰奠龜于西塾上士虞羞燔俎在內西塾上皆云上則塾高于庭矣然凡有事於塾者皆無升降之文是無階也無階而云上者塾蓋高於庭一級行者一拾足即升塾故不言升降與門與塾平亦高於庭一級故凡出入及士喪薦車與柩車之出皆無升降也門塾

高於庭而卑於堂制之宜也教氏繼公謂塾高於堂而東西有階恐無此理

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

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宁也凡至門內雷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于雷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

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修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堂修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修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修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案大夫士本無所謂宁者注家強以門內兩塾間當



之非其實也即天子諸侯宁立之處亦不在此周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天子之治朝也聘禮夕幣及受命于朝諸侯之治朝也皆立於路門之外未有在門內者若在門內兩塾之間則何以徧揖羣臣乎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天子負之以立屏近而門稍遠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諸侯在門外遙負之以立門近而屏稍遠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者猶言門屏相近之處未可執二者之中間以求之也若泥於二者之

間內屏者宁在門之內則不便於揖羣臣外屏者宁在屏之外直幾於面牆矣而可乎曲禮疏謂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亦慮面牆之不可而又泥間字耳若近應門則仍是內屏不必舍近求遠取節於路門而曰外屏矣觀禮侯氏肉袒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先出而後屏南則屏在門外而距門不遠可見也廟門如此路門可推大夫以簾士以帷不  
過貼近寢門懸掛一物以蔽外內迥非外屏內屏之

比即其家有私朝如魯敬姜所云內朝庀季氏之家  
政者宁立之處亦必在寢門之外然則門之內兩塾  
之間固不可以宁之名被之也 屋制修廣之數雖  
不見於經但據士之昏喪祭禮以其室中所容之人  
與器物約之其修必二丈許乃足以容也今即以二  
丈為率計之修二丈廣則二丈一尺或中一間稍寬  
則廣二丈五尺旁四間廣各二丈與室居堂三之一  
合堂與室則深八丈廣十丈五尺矣其檐宇及東西

兩端之牆址當在其外門之修廣鄭氏以為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則門屋之修五丈六尺廣七丈此門與兩塾之全數也鄭又云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似即指兩塾為室矣如此則總為三間中一間為門而旁兩間為塾塾有堂有室此但言室不言堂則以室包堂而言與每間廣二丈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其門一間除柱與兩椳外兩扉廣二丈有奇一扉之廣丈許天子廟門廣二丈一尺兩門則四

丈二尺士不及其半則諸侯大夫降殺之數亦畧可推矣 又素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教氏繼公曰東塾西塾其北蓋與東西堂相對而廣亦如之以鄉射禮特牲禮及公食禮序立之位參攷之則教氏之言良是蓋宅勢當整方不應門屋偏窄於堂也若然則門屋亦五間中一間為門而旁各兩間為塾矣或曰塾四間東西端各一間為內塾次近門各一間為外塾內塾北鄉而南壁外塾南鄉而北壁中間各以墉隔

之其堂室則於一間之深以三分二為堂三分一為室考工所謂門三之二室三之一也未知是否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注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士冠注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士冠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是也

闌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案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宮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疏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案聘禮夕

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

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

寢門即路門

賈氏曰此

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

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唯上介造于朝注

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又賓拜饗

餼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

朝也賓拜于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

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



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于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案少牢禮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其北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既實鼎乃舉鼎陳于門外之東方北面上爨最東蓋離東壁不遠鼎在其西則稍近東塾至舉而陳之則又西而當東塾矣士虞禮爨在廟門外之右陳鼎于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大抵與吉祭東西相反是則自東竟

西皆稱門外皆以門為節也 外屏內屏之說已見  
於前路寢內朝有堂有階燕禮射禮皆于斯論語攝  
齊升堂謂此也自路門以外治朝外朝皆無堂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  
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賈氏曰下室燕  
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為小寢也春秋  
傳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

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案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士昏疏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案士有下室有異宮則自大夫而諸侯天子宮室必愈多矣隨地異形不必皆南鄉也詩所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者以此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躡行出于大門則  
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疏毀宗躡行毀廟門  
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為筓于西牆下注曰西牆  
中庭之西特牲主婦視饔爨于西堂下記曰饔爨在  
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  
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牆  
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

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云宮中

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

案周以牆者即所謂宮牆也接門塾之兩端而東西平列至東南隅西南隅則折而之北圍廟寢之後皆周焉行神之位在西方則廟之西牆之外也喪大記非適子倚于隱者為廬注曰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則寢之東牆之內也然則牆亦當門屋之脊與其闈門寢之闈門在東壁廟之闈門則當在西壁婦

人由之乃便也士冠禮冠者適東壁或其時毋立於東夾之北與若出闈門則由東壁而北而西以行焉其有數廟而外為都宮者則都宮之西必有一總闈門而各廟又皆有闈門乃可以達也

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置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燕禮設洗當東霑注曰人君為殿屋也案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四注屋殷人始為四注屋則夏后氏之

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為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雷兩下則唯南北有雷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雷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雷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注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椽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栲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為榮謂之榮者為屋之榮飾謂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



飛耳士喪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燕禮之門內雷則門屋之北雷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士喪禮為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栲也說文曰屋邊也釋宮云檐謂之摘郭氏曰屋栲邢昺曰屋檐一名摘一名栲又名字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坳亦當宇矣特牲主婦視饔饗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坳其記又注曰南北

直屋招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雷鄉射記磬階間縮  
雷是也雷以東西為從故曰縮雷此雷謂堂之南雷  
也

案夏屋無東西之雷而四注屋亦有兩榮以其東西  
不盡於榮而盡於雷雷在榮之北故以雷為節也四  
雷者南北雷多東西雷少以其東西只一架也屋  
榮之解說文與郭璞俱未明爽凡屋檐在前後榮在  
兩旁檐橫而榮則從未可混而言之也蓋橫互於棟

上而為南北之界者曰脊脊之東西兩端盡處有鴟  
吻俱外鄉兩端之牆為全屋之扞蔽者曰屋山以其  
上銳下濶似山形也榮在屋山之上自鴟吻南北兩  
分迤邐而下或竟檐而止或不竟檐數尺而止其崇  
與廣大約如屋脊而少殺但脊平而榮則自高遞下  
如橋梁矣以左右言之曰東榮西榮士冠禮設洗當  
東榮是也以前後言之曰前榮後榮士喪禮復者升  
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是也是則屋椽非榮也許郭

所云乃榮之前後端極於栒之東西端而止者耳然榮有不竟檐而止者則以檐栒為榮之說究不可通唯四注之殿屋則榮之竟於前後端者必鄉四隅更加隆起而於其外為東西二雷許郭或指此之隆起者當之未可以概諸士大夫之廟寢也今南方之屋有榮者少間有為之者俗稱風火山牆但整方為之如屏風然而每架為高下與京師之式小異亦不竟檐而止賈氏曰榮屋翼也今之搏風豈以其阻當風

勢可以禦火故與朱子語類一條指牆外八字之板言之板不出於屋山之上非榮翼也况牆外有板者特其偶然非通式也古大夫士之廟若寢蓋無無榮者如無榮直以屋山之牆為節可矣

此其著於經而可攷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隆殺不可攷耳案顧命成王崩于路寢

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鄉東序西鄉則東西序也西夾南鄉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側階則北階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兩階祀則堂廉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

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禁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

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攷

案天子諸侯殿屋四注大夫士廈屋兩下其餘名制相同而廣狹深淺崇卑則異此東房西室之說所以未可信也康成謂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蓋必不然唯廟與寢則同耳明堂自當別論詳見考工記匠人職三分廣以二為內是以三分之一為東西夾也五分內以一為高蓋指檐宇之高也以廣四修一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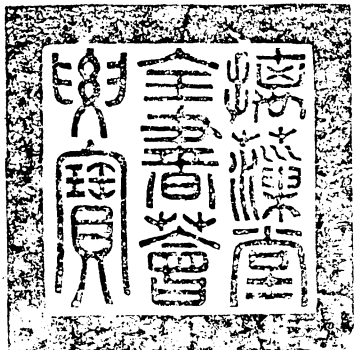


則進深之數可得矣以瓦屋四分之法加之則脊高之數可得矣但其北堂未知所指以上下文義求之則北堂其即室與又謂士有室無房堂亦不可曉經文士屋皆有房有堂未見無房堂者若無房堂何以行禮民間廬舍則有於檐下為壁而壁閒開門者左氏傳所謂吾儕小人有闔廬以蔽風雨者此則於有室無房堂為近之禮不下庶人故也書傳其以庶人之屋為士屋邪抑士之未仕者與庶人同邪

朱子此篇雖通言天子諸侯大夫士宮室之制而意主於大夫士以儀禮一經多為大夫士言之也凡尺皆謂周尺考工記云人長八尺康成云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跬三尺步六尺武尺二寸武五為步四指四寸為握亦曰一膚亦曰一握亦曰一扶中人之手搯圍九寸人頭之長曰宣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磬折之長四尺五寸參伍求之大約周之八尺當今之五尺以此為率則皆可推矣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下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宋鐸